

权聆 著

夜 驰 白 马



权聆 著

夜 驰 白 马



Copyright © 2013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.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版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夜驰白马 / 权聆著. — 北京 : 生活·读书·新知
三联书店, 2013.8
ISBN 978-7-108-04377-1

I. ①夜… II. ①权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
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88983 号

责任编辑 李静韬
装帧设计 加加林 康健
责任印制 卢岳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)
邮 编 100010
网 址 www.sdxjpc.com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 2013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
2013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开 本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32 印张 12
字 数 199 千字
印 数 00,001—10,000 册
定 价 29.80 元
(印装查询: 01064002715; 邮购查询: 01084010542)

目 录

刑讯者的下午	1
哈代诗篇中的神秘终结	25
我想要你的全部	47
老好汉进行曲	95
黑夜里的船	167
鹅美人	195

星星落进河里	215
处女公墓	231
重庆，重庆	247
我希望活着	273
夜驰白马	295
细语咽咽的废墟	331
双截棍	363

刑讯者的下午



狱警里，只有她一个女人。她在走廊里不紧不慢地踱步，粗壮的小腿裸露在笨重的军靴外面。原本靠在栅栏上想看个闲工夫的犯人，警觉地朝室内缩了缩，曾经有人把手放在栅栏外面，不巧被她撞上，她不但没绕开，还狠劲地踩，直到把犯人的指关节踩得几乎断裂。从此犯人们都学了乖，不招这女泼皮。

她姓赵。她的名字和一组通缉犯的照片登在报纸上，这是后来的事。

在这个阳光明媚的午后，监舍并未按照惯例让犯人出监放风。接收大员要来巡视，看守所特意布置了一番，好拿出一种井然的秩序让头头放心，多拨些粮饷。赵警监在过道里来回走动，时不时呵斥两声：大部分是政治犯，个个虽衣衫褴褛，基本的体面却还是顾惜，赵警监的呵斥显得比较多余，似乎是为了维持一种监舍特有的森严气氛。厨房的老魏跟她讲，接收大员上午没来，肯定是因为路上太颠簸，打江苏过来，又是赶火车又是坐船的，经不起折腾，至少得等到

下午。从上午到此时，赵警监在监舍里走了几个来回，犯人们被她的脚步声折磨得心惊肉跳。

狱警们上午在院子里集合，操练队形，他们嫌太阳晒，吃过午饭都窝进了屋子，不肯再出来。七八个狱警都归赵警监管，他们都听她的。原来有一个块头大的，仗着资历老，不大肯听话，赵警监找了个野马飞奔的夜晚，直接推开他宿舍的门，支走屋里两个同事，等两个同事再次回屋，看见赵警监在系衣扣，躺在床上的那个大块头拿被子捂着下半身。他们发现，从那以后，大块头看赵警监的表情像病猫看见了悍鼠，赵警监在后面追他，他不停摆手，一路碎跑着找地方躲。

赵警监走到看守所的门外，朝远处的土路打望。乡绅冯砍金家嫁女，唢呐的喜庆声十分嘹亮。老魏站在她身旁，手上的大铁勺子缺了一半。

赵警监背着手，侧过脸问：“怎么不到镇上找铁匠重新打一把？都缺成这样了。”

老魏扬了扬铁勺，说：“舍不得扔。另一半是敲日本人脑袋给敲没的。小日本的脑袋真禁不起敲。”老魏摇着头，两眼炯炯有神地望着前方。

赵警监心里冷笑：一个瞎子，生怕人看低了他，非把眼

睛瞪那么大。

赵警监转身回监舍。她径直上了二楼。二楼是狱警办公室和宿舍。

办公室的桌子铺上了白床单。两个女人在帮忙摆放食物酒水。她们衣着简朴，系着背心款式的围裙。年纪小的是老魏的女儿，她把盘子放到桌上就出了门，只剩下另一个女人。这女人三十岁上下，是赵警监从外面找来帮忙的。实则，她是监狱里一个犯人的妻子，有一个名字：素梅。老魏的女儿前脚一离开屋，赵警监就低声跟素梅说了句，进我屋，走暗道。

素梅依她的话走开，赵警监拉住她的衣角，交代说：“时间别太长，今晚要转移一批人。”素梅一哆嗦，她明白转移一批人背后的含义。她到这个看守所的时间不长，见过两批人深夜里坐上一辆车，不久，远处的密林就传来一阵枪响。素梅急忙走。赵警监走到窗户前，似乎在想什么心事。

素梅走进赵警监兼着办公室的宿舍，拉开衣柜门。衣柜里散乱地挂着女狱警的裙装警服和简单的便服。赵警监从来不穿裙子，她只穿男人样式的阔大短裤。素梅迅速钻进衣柜，警觉地朝外看了看，合上门。素梅摸索着穿过一条逼仄的暗道，下楼梯，左转右转，走到地下的审讯室。丈夫在等

着他，丈夫的脚上锁着铁链。

丈夫一把抱住素梅。素梅的脸埋进丈夫的臂弯。丈夫的身体发臭，监舍里的犯人都这样。素梅掏出事先揣好的湿毛巾，要给丈夫擦身体，丈夫不肯，丈夫问她：“没带报纸来？我就想看看报纸。”素梅从袖口又掏出折叠成小三角的报纸，交给丈夫。丈夫笑着问：“包油条用的？还有油迹。”素梅点点头。趁丈夫看报纸，她拿湿毛巾给丈夫擦身体。丈夫回头亲一下她头发，感谢她带给他的舒适。“累吗？”丈夫歉疚地问。素梅蹲下身，把下巴放在丈夫的膝盖上，她不想让丈夫看到她难过，说：“为了你，我什么都肯做。”丈夫刮刮她的鼻子：“别轻慢自己。你不是说已经搞定姓赵的狱警了吗？你们女人之间好说话。”

赵警监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窗外。

赵警监跟素梅讲过一个故事。她从前在特务科女子班受训，和她一块儿接受秘密培训的学员，面临的首要任务，就是怎么应付男人。她们得和教官安排的男人睡觉——乞丐、残疾人、翩翩君子、性变态……她们都得接纳，不得挑剔。学员中有一个女孩当即提出要退学，教官拒绝。女孩以死抗争，绝食，每天晚上手里拿着剪刀不肯配合。有一天，教官趁她疲惫至极，安排一条经过特别训练的狼狗钻进屋。女孩

和狼狗最后都奄奄一息。教官手持利刃，结果了狼狗。女孩很快也断了气。

据说这个女学生是因为父亲赌博，将她抵债卖给了人贩。

教官训话说，日本人是禽兽，落到他们手里，任何非人待遇都可能会遇到，而对于一个合格的情报人员而言，取得情报，将它安全地送抵，才是最重要的。“否则因你一个人的疏忽，会导致整个战场的毁灭。”

这样的事例，素梅听了直叹气。

“是因为杀了人，因为血腥，你觉得残忍吗？”赵警监眼神炯炯地望着素梅，“在我们这个时代，死是寻常的事。”

“人的身体就这么低贱？”素梅问。

赵警监冷冷地哼了一声，没有直接回应。

素梅想问赵警监是不是也接受过这样的残酷训练，但她刚开口就打住了。赵警监看出了她的心思，笑着说：“你真信了。从头到尾都是我瞎编的，吓唬你的。”

赵警监喊住了窗户外面的人。那个狱警在前面悠然走着，身后的犯人抬着油桶，正要踏进通往地下室的石梯。赵警监说：“这时候，谁也别离开，上头的人马上要到了，都回自己屋等着。”狱警收住脚步，返身往回走。犯人吃力地

跟着他。

赵警监吼道：“这么重的桶，干吗不让那几个汉奸抬？”狱警抬头望着窗户边的赵警监，回答说：“妈的，都拉肚子，屁事都干不了。”看守所的犯人里，数汉奸地位最低。前些天，几个狱警闲得慌，就要弄汉奸。他们趁老魏不注意，捣碎了一把草药，往汉奸的饭桶里放。连续几天，关押汉奸的屋子稀里哗啦极热闹。大家拿汉奸逗闷子寻开心，突然上头要来人，很多事派不上他们。

看守所医疗条件有限，犯人得了病只能听天由命。不多的药剂，要留着，不到万不得已不能用。

老魏的女儿手里攥着花草回到办公室。她的手里还拿着洗干净的一个酒瓶。素梅急急忙忙返回房间。赵警监故意当老魏女儿的面，问素梅去了哪儿，素梅回答：“我想起厨房还没收拾，别一会儿上头的人看到了，不体面。”

“想得挺周到。”赵警监表扬她。素梅撇嘴笑笑，帮着老魏的女儿，把花插进酒瓶。老魏的女儿眼角里有一丝不屑。

老魏的女儿刚从护士学校毕业，一口绵软的成都方言。狱警成天守着不男不女的赵警监乏味得很，这新来的小女子，深得他们喜爱，抽空总和她玩笑几句。老魏的女儿小小

年纪就懂得如何应承他们半真半假地说笑。赵警监冷眼看着这小女子，心里揣测，她怎么从护士学校毕业了没去重庆，倒跑到这穷乡僻壤来。老魏经常喝醉了酒，大颗大颗掉着不真实的眼泪，跟狱警们大声嚷嚷：“谁敢打我女儿的主意，我捅瞎他眼球。”

这个偏僻的看守所曾经用于软禁一位起义失败的将军。抗日战争爆发以后，闲置了几年，偶尔住些途经此地去重庆述职的官员。日本人一投降，又被郑重地利用起来，作为一个只有代号的看守所，秘密关押少量非刑事犯。老魏的女儿是在日本人投降后，坐着驴车，手里拿着老魏的家书，找上门来的。赵警监懒得回忆她来看守所的情景，她没把小女子放眼里。她故意安排老魏的女儿和狱警们紧邻，这让老魏的女儿不爽。老魏倒没什么意见，因为赵警监给他吃了定心丸，谁敢动老魏的女儿，她一定军法处置。她告诉老魏，接到密报，狱警里有人帮政治犯沟通，有老魏的女儿住他们对门，就多了双眼睛。

老魏经常问女儿，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线索。老魏的女儿摇头。老魏干着急。他还真希望女儿有个好表现，让赵警监给她个正式的职务，混个不差的军衔。他老魏一直在伙房干活，没有太多风光，女儿该有机会青出于蓝。

老魏住院子里的平房，听不见声响，夜里就有人去敲老魏女儿的房门。老魏的女儿不应答，任他敲。大家都听见了，没人出来制止。老魏的女儿拿斧头别在门上。几天晚上过后，没有人再敲她的门。

这个看守所，白天里鸡叫狗闹，仿佛闲适得很，晚上好不热闹。前半夜，经常听见被审讯犯人的哀号，好不容易安静下来，后半夜却时时听见监舍里的怪声气。看守所狱警只在意从犯人嘴里掏出情报，其他的，他们多半睁只眼闭只眼。因为相对于关押犯人的数量，狱警的编制太少了。

老魏的女儿对那些好嘴里讨便宜的狱警没心思关注，她对赵警监留心，她没见过女人不像女人。她经常起早帮老魏蒸馒头，忙完了，就提着水桶和墩布到楼上的过道墩地。从门缝里看进去，那些狱警最没看头，四仰八叉地睡在各自的床上，和路上见过的死人没两样。赵警监的房门严实，什么也看不到，老魏的女儿白天钻进去发现，门上挂着衣服，把门缝挡住了。她趁人不备，将靠下方的门板拨开，留出缝隙。这样，当她蹲下来佯装擦地的时候可以偷窥门里的风景。

这一偷窥不得了。她看见两双鞋摆在床脚，两个女人，一胖一瘦，一黑一白，赤身裸体地相拥而眠。小女子赶紧捂

着嘴。这里面的复杂意味，哪里是她这小小年纪能理解的。在战地的帐篷医院实习时，她见过一些荒唐事。但女人和女人的场面，她没见过。老魏的女儿从这以后越发沉默，不爱说话，也许是为了掩饰内心的紧张。她除了防范男人，还得防备同性。

素梅在心里暗暗诅咒接收大员路上出点事故，转念一想，这东西今天不来，改天还是会来。贪污犯收敛了大量钱财，总得有人接收。别看他们病怏怏地躺床上，待遇却都不差，每天有肉和咸鱼，以及当地农民自己种的水果。素梅的丈夫是犯人中罪行最轻微的。他先前的工作是清理轰炸现场的死尸，他偷偷将死者的贵重遗物揣进自己的腰包。哪想到，他经常去的那家典当行将他告发。重庆的监狱不够用，把他连同其他政治犯一并押到这儿。素梅的丈夫一扔进囚车，素梅就跟着囚车一路跟到这里。她进不去看守所，就在镇上帮佣，大约一两个星期后，机会来了。

这个看守所极其秘密，家属很难通过正常渠道打听到地址。如若不是她跟踪至此，丈夫的下落永远是谜。狱警不让她探监，因为这个看守所没有探监这一说。赵警监站在楼上的窗户跟前，她看见素梅在看守所门口徘徊。当她得知素梅的来历，把她叫进了办公室。素梅的手臂挽着布包，战栗

着，轻手轻脚地踏进看守所阴风阵阵的通道。偶尔能听见犯人无来由地叫一嗓子。她非常紧张，所以见到眼前这个脸上长着横肉的粗壮女人，她牙齿发抖。赵警监穿着男人的短袖上衣和短裤，腿肚子上和男人一样长着体毛。

赵警监示意素梅坐下来。素梅不敢坐。赵警监走过去，把她的包抢过来随意一扔，把椅子踢到她面前。接下来，赵警监掏出打火机，点燃一根烟。两个女人沉默着。赵警监在房间里来回踱步，她的厚胶底鞋发出枯燥的声响，像一只母兽发现了猎物，突然变得斯文了。赵警监的重重烟圈飘到素梅脸上，轻微地爆炸，四散开。

几分钟的宁静，让一些彼此的信息得到沉淀。赵警监说：“你丈夫在我手里。要见他不难。留下来，留下来才有机会。”

赵警监专注地看着素梅的脸。挂钟滴答了一圈，素梅点头同意。

从这天开始，素梅成为赵警监的贴身女佣。素梅和丈夫没有孩子。她是她丈夫在路上捡回家的女人。她丈夫本是乡下的私塾老师，到重庆投亲，自己的老婆孩子给炸死了，却捡到素梅。萍水相逢的两口子，在一块儿过日子还挺恩爱。她不了解自己的丈夫，更不清楚丈夫每天晚上在油灯下清点